

主動加入中國國籍，為中國做出巨大貢獻的“外國人”



說起幫助中國人的外國人，大家一定會想起抗日戰爭時期，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為中國的革命事業貢獻一己之力的白求恩。

其實歷史上，像白求恩這樣的外國人有很多，他們把中國當做自己的家，甚至加入了中國的國籍，為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人民心中，他們就是純正的中國人。他們的故事值得我們牢記，他們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今天就讓我們來好好看看，這些為中國奉獻自己的“外國人”！

鄭律成(韓國)



鄭律成，出生於當時的朝鮮，也就是現在的韓國。小時候，鄭律成患有口吃，被發現有音樂天賦後開始學習小提琴。

當年戰爭打響後，19歲的鄭律成跟隨着一批進步的朝鮮青年來到中國，參加了抗日組織。來到中國後的鄭律成，沒有放下他的音樂，在參加抗日的途中，他還結識了冼星海，兩人開展了長期的合作，共同創作音樂。



隨着音樂水平的不斷提高，他被任命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音樂指導創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如《延安頌》、《延水謠》、《十月革命進行曲》、《八路軍進行曲》等等。他的歌曲為中國革命注入了精神，很多革命戰士聽着歌，為自己加油打氣，振奮軍心。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熟悉的旋律與歌聲，這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正是鄭律成的作品！

此時，已經來到中國多年的他習慣了中國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後，他與妻子一起加入了中國國籍，長期在中國居住下來。



此後，鄭律成為中國培養了無數音樂人才，同時還譜寫了很多新的歌曲，他雖然在韓國出生長大，但加入了中國國籍，他對中國革命音樂貢獻非常大，值得我們銘記於心。

馬海德(黎巴嫩)



馬海德出生於美國，生活在一個黎巴嫩移民家庭。他是一名美國醫學博士。

馬海德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普通工人，因此馬海德的童年生活都是在貧窮中度過的。後來，當瘟疫到來之時，馬海德目睹了疾病給人們帶來的災難，也目睹了醫生神奇之處，於是選擇了醫學之路。

在求學期間，馬海德結識了一個中國留學生，並從他的口中得知了中國悠久而璀璨的歷史，也瞭解了中國人如今生活的困難。這里的人

們，甚至被世人稱為“東亞病夫”。



剛好，此時馬海德正在研究東方熱帶病，於是帶着激情漂洋過海，來到中國這片陌生的土地。

到了中國之後，馬海德先後在上海廣慈醫院和雷士德醫院工作，之後與同學合開了一家診所。雖然收入不高，但是他卻樂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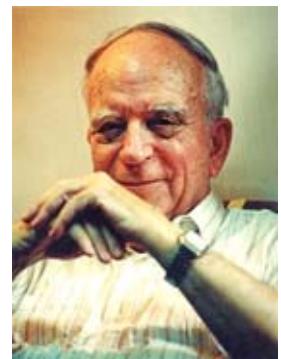
馬海德原本的計劃，是在中國工作一年便回去的，但是當他看到了中國人的辛苦，看到了中國人的悲慘命運之時，他想到了自己的小時候，最終做出了一個決定，拯救中國的苦難大眾。

馬海德日以繼夜地行醫，為中國的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醫療技術。



在後面的日子里，馬海德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一個中國人，為中國的醫學發展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在中國娶妻生子，度完餘生，逝世後受到無數人敬仰，人們會自發地為他掃墓，可見他在中國人心中的分量。

愛潑斯坦(波蘭)



乍一聽愛潑斯坦這個名字是不是會聯想到那位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但與愛因斯坦不同，愛潑斯坦不從事科學，他是一位著名的國際記者。

愛潑斯坦出生於一個波蘭猶太人家庭，由於戰爭的原因，他們全家逃亡到了亞洲，最終定居在了中國天津。



愛潑斯坦在十五歲時，開始從事新聞工作，

他在天津《京津泰晤士報》當記者。他不畏敵人的迫害，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勇敢發聲，還幫助革命士兵掩護中國平民。為此，他甚至不得不假死，來躲避敵人的追殺。

新中國成立後，他參與中國重要雜誌《中國建設》的創刊工作。到他70歲以前，他都是《中國建設》的總編輯。此時的他，已經申請加入中國籍並獲得批准，成為了他夢寐以求的中國人。

愛潑斯坦無論是在革命時期對中國的帮助，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在雜誌方面的貢獻，都值得我們讚揚，他雖然與我們膚色不同，但心都是中國心。

魏璐詩(奧地利)



魏璐詩，1908年出生於奧地利，畢業於維也納大學哲學系。魏璐詩在25歲時來到中國，當時受中外進步人士的影響與邀請，來到中國瞭解中國的革命情況。

原本她是為了學術而來，但中國革命的精神感動了她，她開始為中國的在外傳播事業做貢獻，無論是為當時的《中國呼聲》撰稿，還是為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發聲，她都竭盡全力，彷彿自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最終，在1955年，魏璐詩加入了中國國籍。她對中國的情感很深，將自己的後半生全部放



在了我國的在外傳播事業，不但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還在中國的外交也做出了重大貢獻。

陳必娣(美國)



陳必娣，1915年出生於加拿大，在奧爾根大學學習醫學，後來來到中國當交換生。在陳必娣當交換生期間，中國發生了戰爭，她被迫滯留在了這裡。

身為醫學生的她，在戰爭中目睹了中國軍人負傷無人護理的慘狀，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她參加了傷員護理的工作。

除了做一名醫生之外，陳必娣還非常氣憤敵人的暴行，為了讓全世界瞭解這件事，她冒着巨大風險，在美國的一家報紙上，公開了敵人的



暴行，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人們尊稱她為“反



戰鬥士”。

戰爭結束，新中國成立後，陳必娣加入了中國國籍，並在中國安家落戶。此時的她，仍然致力于為新中國做貢獻，她為中國翻譯的《中國針灸學概要》遠銷海外，受到了全世界各國讀者的好評，為中國醫學在世界發出了響亮的聲音。

沙博理(美國)



沙博理出生於1915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

1947年春天，沙博理抱着“到中國看看”的心理，帶着僅有的200美元積蓄只身來到上海，之前他在美國只學了9個月的中文，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決定讓他從此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上海落腳後的沙博理，遇到了改變他一生的女人，也就是他後來的妻子——鳳子。鳳子是上海著名演員，兩人認識後情投意合，第二年便結為夫婦，在那個“跨國婚姻”還很少見的年代，他們共同演繹了一段傳奇的愛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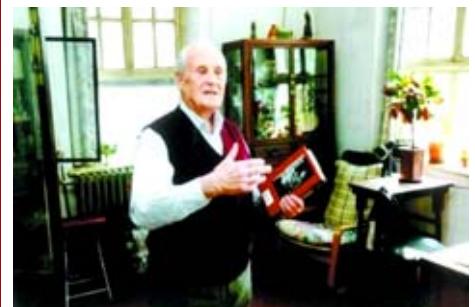
在鳳子的幫助下，沙博理不但更快速地學習了漢語，而且更深入地瞭解了中國文化。也許是愛情的力量，也許是時代的力量，沙博理決定留在中國，投身於中國的發展。



婚後的沙博理，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開始嘗試接觸一個全新的領域——翻譯。

從1956年第一本譯著出版開始，幾十年來他一直筆耕不輟，把中國的很多著名作品都翻譯成了英文，包括《家》、《春蠶》、《小城春秋》、《我的父親鄧小平》等，使得中國的文化在世界上廣泛傳播。

1963年，沙博理正式加入中國國籍，是當時第一批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世界傳播了中國的形象，讓世界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是個當之無愧的中國人！



感謝這些中國付出巨大貢獻的“外國人”，雖然他們膚色與我們不同，但在我們心中，他們永遠是中國同胞！

